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八

秀水沈國元訂

世宗肅皇帝

壬午 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清宮小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 孝宗爲

慈壽　皇太后為聖母興獻　帝后為本生矣嘗盡
稍集而給事中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探厥咎徵與禮夾覺
實為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
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戚畹
恃宮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釐弊焉，不報。○陝西
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按銘之死，總兵李隆以私憾嗾部卒殺之。及捕
報兵部，則併銘罪刻激變軍士。朝論喧無憑焉。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
一言道同學修政，本為先務；二言當問賦額，登耗，官簿
冊狀之額，朝夕省記，以典恐濫傳節之恩；三言請司吏

遇明主
所忌諱

弊蠹宮一一嚴禁而禁飭之至于其本必在上下之
交昔 太祖時謀惟日君臣同遊 宣宗召尚書夏原
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 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
事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咨謀 陛下不必遠
法三代第近遵 祖宗亦
可以得賢矣疏入報聞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〇御
史朱衣給事中鄧錫上疏陳時政缺失
夫謂近者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
日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加行之意也言有旨而不
言是非改過之吝也錫謂陛下即位以來政令既出
或牛載而即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即如遞者內
於薪炭從宮軍俸糧二事部院屢執而不從中官一
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也外傳疏入乃悉下所司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修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
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劍金

[illegible]兵千五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太有建議[illegible]師請遷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illegible]僧寮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三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翊育朕兄武宗。蔚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我 憲宗。澤隆啓佑。本生父興憲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憲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册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 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 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帝念翊戴功

封廷和、晃和、爲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興國

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

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蔭官、其部寺臺

諫各賜金綺有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議

國漕歲四百萬石、額運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四十旗

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棧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隻、近來

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悞大計、　帝命總督漕運嚴報、

四月、詔廣東看守珠池之使不許預地方事、○陝西巡按

[illegible]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逮勘以聞、○

[illegible][illegible]此虜大師亦不剌殺小王子毀其子報仇走涼州與屬係禿厮數萬乞我聽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堡砦住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瓶眼班板丹之力諸部滿蒼西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其商周亘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縻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藉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爲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隋唐歷世患況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爲患

非直朝廷爵賞亦以保體參酌公者

公道大耳

不細疏下本兵

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 上不允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主事霍韜言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潛邸効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爲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晉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微務廷和見幾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 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廕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爲訓也宜聽辭免 上從之各廕一子外戚伯如故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華、守仁父、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逆瑾肆虐、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會守仁劾之、瑾怒、逐守仁、而素欽慕華、不敢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

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潛心大業。居常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據經援古、確乎不移。百凡嗜好、毫不入其心。家居二十年、論薦無虛日。自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雖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優䘏。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任支。

汪珊疏下所司

疏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

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伎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擬悉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節省，今騰驤勇士不設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抑東廠錦衣，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近幸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罰金，從輕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倖門復啟，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日不准，有司上奸罪未正，直咎行有言，所謂訑訑拒人，十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溢，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勑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皇后陳氏。勑兵部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

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后母翼氏封夫人、給誥命、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勑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之、
給事中張原請去蕭敬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言、 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宜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諸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

又奏請于朝覲將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庚申壽安

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賦謝因上

講學親政二篇 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與御

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鍾鼓不鳴鞭

癸未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黄臣請塞傳

乞之門以消災變不報

諭祭葬功廕已故太監趙山之養子名趙雲者以為錦衣

指揮太監楊懋丘清死復援山例廕養子楊倫丘麒南京

守備戴義亦復除其從子戴錦戴儀太監張欽請陞養李賢以爲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槃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鞫明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溫旨慰之。○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

災變異之所至

遺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勑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晉之史冊從之○謫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閒閑爲蒙自縣丞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淶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斥逐僧道停罷齋醮尤嚴齋宇等各疏諫止 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興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禮官實論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 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曾之何孟春等

力諫不報、
六月、叛人宋素卿等伏誅、素卿假充日本貢使、率其黨寇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具獄論死、
七月、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凌人、主事羅洪載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爲實畀巳、竟笞之、瑾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卽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 上慰留之
九月、林俊致仕、
前俊以李鳳陽事被詰、巳有去志、及執奏九皐不聽、乃稱疾乞休、允之、賜酒饌賚鈔以行、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做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燕肅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遏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十月永福長公主 憲宗妹也下以是月于歸蔡震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于志寧以

關係綱常一大

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新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掌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

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

支大統曰授時曆法斷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九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一千八百二十九萬二千有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入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將來每年增一萬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覓故截去若元而以辛巳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今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月魄小故在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illegible]

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北地勢然矣。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敕，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為虐，入秋來霖雨不止，飢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伍，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敕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可歎

甲申 嘉靖三年

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興獻帝，母興獻

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

先是 上遣司禮監諭廷和加稱興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已而 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入見以手勅諭加皇號廷和言恭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皆不聽至萼等疏入帝心益緊

科臣毛玉嚴平滚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著爲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 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恭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贇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與璁議合帝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萼併從里中起萼詣京集議○興

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晏賚倍常○南畿諸郡大
饑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餒孩婦劉氏食四歲小兒
百戶王臣姚堂以子病刑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柔
殺父地震霧塞晃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關
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
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才五萬分賑淮鳳
三府江盜敕操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
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行稱
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

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徽晉詔獄尋降金城縣
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災歉不宴
修撰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
本始而篤慈愛也 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
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為闕典不報 大理寺卿鄭岳言臣勘
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漳滏東繞懷衛北極
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處易淤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瀍
其大也宜令濒水閒田築堤鑿渠平時無水者量濬畎澮
皆為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為沃壤矣戶
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知十一日、興獻 太后聖誕、旣已朝賀、今 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朝、禮數頗殊、關係不小、况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太廟旣不得入、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曰、朕本生 聖考、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

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郎諏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
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鏊吳縣人鄉會第一廷試第三幼穎悟不羣學問賅博爲文春容爾雅當時式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目上大夫多惜未究其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司
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興獻皇帝神主
（）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
璁萼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
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耳晉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

之冕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為後哉○帝怒謫為縣州判官

[illegible]月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土

魯番滿速兒寇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部擧

遺忠劉濬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誅也○員外

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

訊○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

擢秩、帝怒其排抑忠良逮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旦顏

頤壽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鄭文

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璁萼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

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 皇上於大行壽安 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辨帝切責之○帝御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

[illegible] 太后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聲徹于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謫豐熙等一百八

千餘人各杖有差病劇卒者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渊母嘗病渴王仰祝天井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壙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堧古柏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所司勘實命勅奬諭○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

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挾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讙譟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欽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嘩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王府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樹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有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厳令促之參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拔文

錦處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遲鎮已文
緣營陳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擒之請李恐乃復斜
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因攻圍文錦文錦開變踰
潛走歷宗宇博陽王所拔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
文錦遂殺之赤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
革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
倉庵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爲奏乞有逃
按御史王官以事聞　上答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
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
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
副總兵斬英代時陳各趨令速往仍令闕營內外官羅
鋒臨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容勅行事鐸尋以母憂乞
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代之給
事中劉祺通政司經歷李縱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令
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其肅叛卒之少克征不可縱恩
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兇逆以
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
關復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措所可根者則紀發壞爲
圖家恥爲今之訌推任急罷群情所不厭皆以慰其心
敕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諸將髮恭孫哀子流離

乞加設將　上兵下其益於別司而論尾其詳求大
人心惜定蜀丁寶把且蕭方望奇弄余紫民筆奉征故
平闕之蒼自敦十一丁首衣邊所結蒙安大閏節縣士
之當城門貴刮將兵撐呼代守浚任部甸史蔡天諸跡
請再除明青絲新臣存邊游敘於傑宗狀犬所臨不敢
盡言也代王等去宜宜矣京部尚大河反割近今未定
不誅元懲稱凡日議宣勅鎮燕宮設法處分仍乞持遣
請錄兵務大臣戀懶立大淸吉令會廷臣計處以開於
是兵部集廷臣議言推皆並鼎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
玩叛亂頻與令若卓為標處則畢廢擬於如疊紀綱推
以復旗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德制率都督曾綱領營
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兵發立肅統來進禁近地宜勅
曉諭鎮人論獻首惡節奏請致鄆餘遂叛窩不者進勤
無救戶部仍遣官賞銀寧前原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宅
及官吏上民附當願處第此寵不除則羽翼僉大將遂
不利于閏宋兄此寵願戀妻于式冀親王宗室如前蹤
救必不敦輕免遂衆戶部左侍郎胡貴總制　上從之
部胡貨兼存僉都御史總督宜大軍務督綱克總兵官
調兵次大同近早相撫撫勤有能擒首惡者貴銀五百
兩歷三級擒獻惡者賞銀三百兩歷二級先是勅原任

鎮守太監王親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參疏叛運詣
惡姓名觀疏無人械陳就入人兵部言桓濱躲在行間
新梟酋宜真縣請勅瓚豫者擒捕郎行梟示　上然之
瓚等以下二月辛巳癸亦跡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
心動撫乞日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參劉捕逆而叛卒殺
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　上責其奉事推延且
剗之日正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並奏瓚等相機前逆
王官協同贊參母得獄疑觀望已而天孫號言總兵撻
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
上責天祐閫捷所捕各數與鄭革所號不同兵部乃言
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猬天祐等虎覺盗不渊敵請獲
兵以安其心固集叛心李貴以首報罪人姓名獲布遂以
昔日行劫伏死者具上而觀等所擬首惡尚未擬諭該
錢天孫困米知也　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都督
桂勇千戶苗發工紳等來瓚密徼訂擒郭鑑等十一名
揭示勑肯斬首梟示薩撫定五笫軍上矣遂二日望東
郭巴于等復捉拒城殘勇家篙嚴發神等家於是瓚請
率兵臨境設法擒蘋　上引責天祐等、截兆衛賊自
蹟仍令瓚誓駐宣府伏專巽即日班師俗禁勇選以朱
振代之四年正月天㳂等擒首急徐瓊等叫人犢等逆

班師還京，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為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上責費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俟命侯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子巴等四名，助逆焦猛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刻榜梟示。文錦郵典，廷臣屢為言之，上皆不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遭陷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為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殺手士卒，又從而懲戒之，傳之四方，群小藉口，彼生陵替之漸，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䘏，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于是書蕚、璁、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為子，不宜

更立　皇上爲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　皇伯
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毋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
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毋　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毋詔諭天下

陳建曰定此大禮似不消多言只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一語決之矣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不得不以正名爲先今　武宗無嗣聖天子以獻皇帝之子遵　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敍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人爲豈得假人爲後者爲之子之說及宋司馬光濮園之議以溷之哉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　武宗爲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　英宗于宮中立爲皇子今　皇上未嘗育于　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

咈于情理 違乎時勢 而爲言乎

有宋乎。今 獻皇帝于止 皇上一人。其不同正也。此三不同。聖若黑白。烏得牽合而强附哉。愚謂孰執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以例今日。亦背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後出爲人繼。今 孝宗已有子 武宗矣。乃復强爲之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 獻皇于止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已是一舉而三背禮。三不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强附哉。夫由前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自有數說焉。一謂 孝宗十八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 武宗。非 孝宗也。二謂不可忘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爭之爲毋也。而不思迎立公也。毋以報之私矣。三避迎合之嫌。而希犯顏敢諫之風。而邀面折廷諍之忠也。四謂思易道隨時變易。禮特爲大斷人心不可適莫。而意必執一。而膠柱。此皆由近世士失夫胥見于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蔽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而不知我 朝自有制度。我 皇祖之訓。王于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侄故事大不相侔也。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義執禮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群臣未及睹封

父毋則朕朕然皇皇然而乃欲汪末世不洞之於事以但遇　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巳與孝君異待巳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巳之怨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于似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然為名正言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親親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奚為愚之為此言也若發于嘉靖之初似涉獻諛今著于此紀實照國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安陸松陵山　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有百戶隨全者請改遷工部尚書趙璜言顯陵為先靈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太祖不遷孝陵　太宗不遷皇陵可以為法　帝命多官集議席書等亦言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實山川之勝隨全妄議乞罪之　帝曰先

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萼復言不可遷。○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交兌之法，官軍便之。惟蘇松二府原無坐額，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免解，民運納到倉，即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楊等府原坐常盈倉糧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存之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評事韋商臣

羣臣以廷平廢獄爲職、今羣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
何孟春、請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皆國
家大獄、關係非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
之、而亞訐者之罷　上以商臣沽名賣奏、降二級調外。○
遼東妖賊李眞、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千
事王冕、守臣以聞、命各鎭巡官逐捕、並優恤王冕

乙酉　嘉靖四年

三月、修獻皇帝實錄。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　世宗崇
祀太廟、禮部會議、科臣楊言等皆極言其不可、　上不聽
席書乃會廷臣議、請于軌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禰廟、前

後寢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不與　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　成祖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廟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言與奉慈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弗安況外有世廟可勿更書亦言大工相繼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大學士費宏宏請敕該部卜日興建○壬寅世廟垂成　上自製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

新成更撰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沖和徹饌曰太和還宮曰寧和

辛卯、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帝諭輔臣曰、
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
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
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　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
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
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
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
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
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

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璁萼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具議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勅建處士吳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加重譴，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

積德如羅欽順王崇仁呂柟魏校遠宜判用以裨聖德誥

聞

吏大猷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說隨尤好引拔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楊一清請勅西虜　上慮啓釁命具制勝方略以聞

時清已起致仕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命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爲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決。無冤可辯者。或加條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

蓋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為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得頻撥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為實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窮民以冤抑致災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玉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與他工

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來京

十一月先是甘肅之捷諸臣恩廕有差而隸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為過濫及查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而張忠所開人等反至九十員名科臣鄭自璧奏之不報○命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為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皋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　上竟不許

丙戌嘉靖五年

正月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戶科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

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難
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准收銀價是以
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破例
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
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二月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河入套
提督王憲總兵杭雄邦之○御史雷應龍請罷光祿寺歲
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秫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
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文卒贈太傅謚忠定
按文清心寡慾凝厚雍容又嘗勵克養識量含宏居常
卯規至臨大事介斷運繫之死不撓卒年八十六所著

有質養奏謨錄田錄

畿內饑。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御史鄭洛言。據張璁劾費宏受王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汚之量也。以璁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與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知足之義。戒璁萼暴横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五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衞道之心。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敘用之。推黜崔文之心。退王堂徐

江言

大用而刪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時科道衛道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崔文以擅權斥罷故引此為言

太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曰、聖孝二曰、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上優詔褒答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奪俸三月○時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間與大學士費宏討論詹事桂萼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

解得妙

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

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摶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節得宜請著爲令

八月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羣臣

十月　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櫽栝成詩六十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一月淮揚泛濫科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兖州以南水勢瀰漫曲盡淹浸請敕來渦河淤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御相言兖南徐并去東海不遠於北開一渠汀立以擶閘遏水發則分流以殺并勢遏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時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勢壽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徐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開陽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恐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淹年狙税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路前數年河淤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濬隨淤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河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數百萬之粮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者為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濫徐沛之民亦得免于漂沒巡按直隸戴金又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蘭陽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

集口至淮渦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濁經歸德城南皖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變遷濁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一帶併貫梁河芻蕘口文宋集疏塞之處逐一挑濬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是按劉菑亦以為言部議言宜塞支河口相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請求殺濬之法

十二月左都御史時源條陳邊務三事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　上從之

丁亥嘉靖六年

二月陞錦衣百戶王邦奇為鎮撫

時王邦奇已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楊廷和手深怨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彭澤所擠乃上疏陳邊事詆澤與廷和請誅此兩人疏下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珤擠廷和奸黨得英欲為甯鐩而廷和子兵部主事[illegible]

歷舊牘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彭澤弟彭冲又為交通
議花 上命下澤等獄令廷臣會鞫科臣楊言奏邦奇
心懷怨望詬辱大臣 帝怒其為大臣游說即勒中
繫下鎮撫司鞫逮候伍隆嶷邦奇所奏皆虛妄 上諭
仕隆徇情曲護劾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就職編
民楊言輕率妄言謫外任邦奇陳言希用降之
石瑤致仕以席書為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贈少傅諡文
襄〇以羅欽順為禮部尚書不至〇南京禮部尚書邵寶
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寶無錫人質性純懿問學該給孝親睦族獎誨後進處
務之才經臣皆適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廷擬吳廷
舉上
予制
三月贈故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繕集民兵以備濠使
至不為禮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月

豪反誣以方至府中以方罵詈不屈赴水死至是延撫紫洪漠止其家得贈䘏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項者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延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覈地應天府屬覈種其地亡馬存者即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猶有今亡者候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報[illegible]

議行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請討田州叛賊岑猛

按猛者田州酋裨也其先曰伯顏以歸降世田州府猛承襲後與思恩州仇殺降爲千戶正德中賂瑾得以同知理州事兵威復振並殘虐鄰郡地方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未報姚鏌代之再請得旨乃分兵討之歸順知州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吾師通佯以姻故遣兵助猛長子守隘實爲內應吾師因得深入斬其長子邦彥猛急欲逃璋誘之歸德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從之至歸德璋用計鴆死之斬其首收所佩印遣使馳軍門十七日猛三子一敗二出亡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獲首捷聞賞功有差已而蘇綬復反藩臬諸司素與鏌訊者因僞言猛未死鏌爲歸德所欺又言猛餘安南入寇于是請江諸宗室襲流言洶洶江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既反，御史石金遂劾鎮輕信寡謀，撫夷無術，田州不得，并思恩失之。上怒，落鎮職。先是軍興錢粮，命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至是兵部議奏，謂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乃允。上乃命王守仁代之，凡一應土舍官軍主副將校三司官屬，悉聽調遣節制，公同計議行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等。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

七月，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壽王等園寢，為患叵測。惟零陵縣北傘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

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殺而
園寢無患乃爲圖說以聞 上然之命卽舉工
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蕚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
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因李福達獄
釋之論御史馬錄等罪

按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初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淸軍御史勾發山丹復逃寓陝西洛州縣倡彌勒佛教煽誘愚民縣民邵進祿從之福達用是貲日起乃誣進祿等聚衆相攸獨閉貲還山西而邵進祿等事露因捕急遂與衆爲亂久之捕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之同戈鎭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太仁太義太禮俱補匠役並能燒煉丹藥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鎭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逃入京官司捕得其二子宗繫之福達

箝乃自詭獄置對先后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証之者李景全等凡三千人其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與撫畢服謂福達果張寅為洗家証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攻坐良罪擬口外為民獄未竟服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勛為貽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于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如奏勛令對狀具服謝罪 上特宥之給事程輅等先后劾勛請正罪勛亦自訴且以議禮觸眾怒為言 上置不問已而錄與巡撫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等復各疏論勛請加律 上令逮福達來京密問逮至詔會三法司官勘質刑部尚書顏頤壽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眾証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前畢服引証薛良之証者咸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 上怒壽等偏徇欲親鞫楊一清諫止仍屬諸勳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 上怒黜為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后獄詞指為疑獄 上切責壽等仍逮繫馬錄下鎮撫司拷治一時[illegible]

臣[illegible]遺[illegible]等[illegible]議[illegible]以薛良[illegible]
不及錄[illegible]序達[illegible]頤壽等下獄是月命[illegible]
萼書三法司事[illegible]治之事等被爲錄驗者有大學士費
許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
閔楷私書及郭勛囑託凡入獄諸書別有所屬英等閣
及福達事上責對狀詳引罪致仕違問狀等英書詞
達及侍郎孟春并遣爲事等並勒具狀言氣爲仇家薛
良皆爲逆黨又繫周儀等證證入實罪後得白反坐良
爲民既而錄以按部至郭勛致書求解錄素惡勛乃嫉
治實事指爲福達令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錄欲
昭勛奏等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請罪各
犯如律有旨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證布政使今
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
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
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戍邊給事中王科張逵秦祐沈
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
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卿顧
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卿汪玄錫光祿
少卿余才逞忿横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
張仲賢交通私徇各褫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按

御史勘問巡撫畢照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復馬録

故入人罪亦未決擬徒上以擬猶輕等復擬發烟瘴

地面永戍已諸臣出差遠猶至者給事中常泰員外郎

劉仕戍邊寺副汪淵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

鳳原任刑部員外郎歷僉事司馬相俱爲民僉都張潤

原任御史歷大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瀟任咸雄俱閒

住

按是獄初起時郭勛未肯詰問已具服謝罪矣及在廷

諸臣攻之甚急勛遂力翻反噬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詞于

是議禮三臣亦力主右之而爰書變矣自是白黑爲馬録以

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乃李璋徐文善以殺人坐人劉

琦盧璞程啓充以挾私彈劾各戍邊衛顏頤壽推鞫高下

在手亦一何異也先是兵部郎中彭澤夫計誘外戚醫澤

說寃言文善復發啓充皆以大禮事合謀傾澤次且及總

總督心欲舞心于三臣也照今日矣璋等之戍所謂一事及

進爲手術實錄所爲總傳則曰奉詔鞫讞重獄得逮衆

獄處張寅父子之死釜江陵富國專總裁之柄曲護永

嘉遂顛倒是非至此百世而下當有能辨之者

論曰永嘉孝仁是奉旨巢爲三事究獄重哉竟無定

[illegible]大禮時總等與勛同上議是[illegible]

公道　良謀

聖上未以勸為心警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陳諸臣乃力
決衛以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徵必翻釋而後
已重永嘉等臣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孔
武定獲備賜以諸臣之究劍有弗郎矣甚哉永嘉之舉
也然則臺陳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主福達罪固有
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
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勸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料前日
之為叛賊也逆其事覆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嗾使陳
自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議
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
縱之律本與勸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羅之欲置重典此
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況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盜
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誅死之後羣攻武
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
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
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時以陝西之役歸功楊一清命賞詠擬加恩一清辭

正叙

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功可賞　上察其誠允辭蔭

不作用

餘如前旨○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粮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大學士楊一清上振飭京營兵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紈袴不嫻軍旅宜推用各邊閒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又選胆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禦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衆聚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為教

[illegible]其數，暫責以成效。一，管軍[illegible]出錢包攬

營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戰多係貧軍，而包

辦走役者不與焉，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歛多端，軍安

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治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不以

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死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

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

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庶

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部尚

書，峰承助于兵部，兼右副都督管務。

大學士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

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

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
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抄月糧無事足以壯國
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眞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
承平兵務漸弛正統己巳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
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
營團練是爲團營號令統尊嚴降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
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
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
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戎武益張于時一有
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攝服嗣後因循弛廢甫四十年而
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辦而其名徒存貧難
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手皆且
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虞哉每遇有警欲
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遍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
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式
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
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
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
爲之寒心哉至于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
兵不知將遂使臨期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illegible]

石齋

皆捕于
事安能
而更張

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朴皆排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于四夷不可謂于後世侮慢之思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循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已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脈庶幾在此也

按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曉然歲費百萬糧芻而緩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愚嘗謂有兵若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若已之而藏者猶愈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非思甚矣觀近時事益可徵近浙西寇作朝廷徵各省兵討之而置中外四十五衛兵于不問推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兵無用若此之奈何猶朘民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爲耶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從事于隨閭里編民壯之制以做寓兵于農斯爲變化善治可久可繼矣否則猶

治家也、治家者、必畜猫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也、今人家苟畜猫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思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察此、思過半矣、

張璁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獄平、賜璁二品服、金束帶、及入閣、賜玉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楊一清曰耆德中正、曰繩愆糾違、翟鑾曰清謹學士、繩愆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各銀圖書。○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僉發

[illegible]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覈兵伴、招集[illegible]
[illegible]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開也。一言農桑[illegible]
衣食之原、請勑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陝荊湖等
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利水以灌農畝、且亦可分
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今陞授
漸多、乞勑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
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
軍。制雖世襲、最嚴考選。乃今悉聽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
中者、乞嚴納賄之禁、申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
陞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

故推陞首功。餘俱賞賚。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並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遊方可問、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毋留用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詔下所司。○命議鹽法錢法。戶部尚書鄒文盛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限制、曰添刷引錢法二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上納之、

[illegible]刑政

[illegible]武侯勛督府團營。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地多爲各監局及勢家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有請乞絕勿復許　上命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勘

吳瑞登曰世廟因一清之疏清理京畿而暨及天下宗推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欲彼近臣帝親兢不凜然守法乎。

太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討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

永功在宗社生民何可沒也

握重權、人心惶惑、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illegible]者。誠不易。
得乞賜起用。上乃起永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
目一清、

戊子 嘉靖七年

正月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時哈密弗靖、璁萼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
以寧西鄙、帝從之瓊因論九疇誣罔謂滿速兒實不死、
帝命逮繫詔獄、蕭能迎阿執政意搒掠備至坐誣罔斬詞
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
得不死謫戍邊彭澤金獻民奪官、廷和獲免、

某月、帝勅戶部與群臣畫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因群臣米價湧貴、由壞了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籍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一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令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拐腹、殭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鹽戶、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耳、必自今永為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

餉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單戶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廼徵其税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屯地埋没者聽人首告官豪秥種者諭令吐還管屯之官貪婪侵尅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勑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 ○ 增築邊墻時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爲

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為虜衝地勢寬衍無險可恃邊牆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識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三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妄可知。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務脩備佐之勿靳費

三月南贑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勑製忠靖冠服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急務

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答人有言爲國有不足畏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 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

人不肯言

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 上嘉之○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緩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同兼督

亦宜以撫

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illegible]

[illegible]

後之大但

虞魂革置

爲先名耳

以廷和爲罪首，編填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按五元功皆不利。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黨賜死。成祖靖難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并從敗役，削爵全家謫海南。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讒僇。天順復辟元功，武臣中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

兩廣諸寨賊平。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力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尚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擄了女財，滿民遭荼毒，累請兵誅勦，不果。而各賊怨肆，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正在班師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官兵對官頒告，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綬等兵相爲犄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成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

以山圖治之

七月　上追尊孝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吏部侍郎張若水進所撰格物通文百卷詔留覽

九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郎中柯維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止俾其終事維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按應期勘得沛縣迤北河道地形頗下泥沙易集以故泉濟渠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壩設通水門及減水閘

河疏之術則者

以時節縮散之洩潴，猶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利計。丁夫若干工，或六月而畢。遂議是役，得旨允分官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各開引河，並挑濬以殺上流，武城進西至沛縣迤南修長堤以障北潰。至是工半而止，人皆惜之。應期罷，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之。七治河疏略曰：河之大而爲患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趙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所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開河，流水茫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爲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隨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敕都御史潘塤亟爲疏濬。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易哉勿倦。尚書胡世寧因爲疏解。上之，

(鳳洲

上嘉納○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諡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諡文恪

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爲皇后

十一月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等于文華殿諭曰碑賴卿等潤色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帶一張璁麒麟衣玉帶如一清翟鑾雲鶴衣三襲金花一各上疏謝○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將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是年石珤卒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諡文隱更諡文介

見兩朝之

案